

九經談

貞

仁12  
67  
4 止







門口仁  
號 67  
卷 4

九經談卷之七

加賀大田元貞才佐著

門人

上總篠崎司直和卿  
常陸佐藤維喆子順

全校

尚書

梅本增多小辨

予作壁經辨正梅本增多原其書浩幹難於刊布故今撮其要以作小辨凡三十四條古文尚書增多二十五篇晉人王肅之徒贗造之以破鄭玄增益者也所謂孔安國傳者亦然安國傳及大序孔叢子家語後序其事往往相符則肅之徒偽





作不待多辨而明矣吳才老始疑增多二十五篇而朱晦庵亦以安國傳孔叢子為一手偽作慧眼如炬豈唐初儒臣之比乎

增多經文并孔傳晉代方出先是諸儒皆未見之晦庵先生此語原于正義確有徵驗毛奇齡欲破此二語強辨橫論無所不至然兩漢學安國真古文者劉歆賈逵馬融鄭玄以及趙岐韋昭王肅杜預不見今之增多二十五篇皆有明徵不可得易子之辨正增多原具載其徵若夫在晉皇甫謐郭璞荀崧李暕等始引用之則晉代方出先是諸儒未見無可疑者漢人間有引用增多之文者皆引左國孟荀之所引

無及其他如許慎說文鄭玄周禮注引藥不瞑眩子孟引之劉梁和同論引念茲在茲左傳家語引之是也實非見今之增多者也

漢人引逸書之語蓋在安國真增益二十四篇中者唯司馬遷引湯征紀本鄭玄引周官志鄭在增益之外蓋壁中所出百篇錄其全者為二十四篇其餘非盡摩滅而無文字蓋斷簡殘策亦復不尠史遷湯征鄭玄周官亦得之於斷殘者也鄭玄漢人豈得見晉人偽造周官乎

安國真古文增伏生今文者二十四篇合為十六篇其篇目見于正義謂之增益矣梅本偽古文增伏生今文者二



十五篇謂之增多矣增多增益不可混淆

毛奇齡誤證隋志釋文而言梅賾所奏上乃孔傳而非古文經文也殊不知舊晉書云晉太保鄭冲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汝南梅賾字仲真又為豫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是正義所引是不言孔傳直言古文則梅賾所奏上則今之偽古文經傳而不特上孔傳豈不明白乎

隋經籍志云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奇齡又誤解此文以謂古文經文梅賾晉代儼存無假梅賾奏上故梅賾所奏上乃孔傳而非經文也是亦謬妄之甚者夫今者何隋唐之時也梅賾

古文經傳南朝傳之至梁巢猷費昶蔡大寶皆作之疏義至隋北傳河朔顧彪劉炫劉焯亦皆作之疏義其傳之者如此蜂起然而言今無有傳者則所謂晉世祕府古文尚書非今之梅賾古文豈不明白乎蓋祕府古文乃是安國真古文馬鄭所傳三十四篇之外具載逸書十六篇即增益二者是也奇齡冤詞以此二節為其根柢而謬誤如此則一部冤詞無所而不妄誕焉世之學者猶有奉其說者寡陋不學可笑可傷

隋志正義釋文皆言東晉梅賾奏上其書而正義所引舊晉書特言梅賾為豫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其



書而施行焉前晉似是西晉是疑案也然考之荀崧傳偽書孔傳建學官者東晉元帝之時也其書之出則在于西晉故皇甫謐郭璞在于東西晉之間皆引用之西晉方出而東晉立學者有證驗之可據者焉其於前晉奏上者雖晉書之言明白乎然武帝滅吳之後無幾而崩惠帝即位牝雞報晨婦姑勃瑛彤庭喋血八王更爭劉石亂華懷愍二帝皆為囚虜當此時經籍道息其奏上者果在何年是亦非無可疑也洪範曰驛安國古文作涕史記同伏生今文作圉賈逵學古文者也然以涕字難通以今文校之定以為圉正義鄭玄亦學古文者也故依賈氏所奏從定為圉

於古文則為涕同上而鄭箋載驅詩云弟古文尚書以弟為圉圉明也是以賈逵改定為古文今古二文明白如此而今之梅本古文改作驛是非安國古文亦非伏生今文王肅注圉霍驛消滅如雲陰也今經作驛而偽傳云氣落驛不連屬史注下不是經傳之文皆摸倣肅之注文矣因肅之注文妄改經文又偽作傳文然則今之增多及傳非肅之徒為之而誰乎

王肅注論語云巧言無實令色無質質陽同命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偽傳云巧言無實令色無質是亦全襲王肅之語然則今之增多及傳非肅之徒為之而誰乎



孔穎達曰至晉世晉魏王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陸德明劉知幾亦曰王肅注今文尚書大與古文孔傳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秘之乎殊不知孔傳出於肅之徒偽造故多用肅說是孔傳之所以類肅注也由是益知今之孔傳出肅之徒無疑也

堯典稽古賈逵馬融皆言順考古道而鄭玄特言同天而行高貴鄉公紀王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王肅傳

故其解與賈馬同今之孔傳亦同肅注是亦孔傳出於肅徒之一證

孔穎達言王肅始似竊見孔傳者是有一徵焉左傳孔子引夏書亂其紀綱乃滅而止哀十六年是今之五子

之歌也自賈逵至杜預皆云滅止謂夏桀也是諸儒

不見今之增多明證也而王肅注之為夏大康時正義

不見今之增多則不能知滅止之為大康也是王肅

見增多及孔傳之一徵也雖然家語載孔子此語正論

解滅止之下王肅注云謂夏桀與杜預左注同則穎

達之言極不可信也且以魏王肅為晉王肅鄭玄注

胤征之胤胤臣名裴駟史記集解穎達引之云胤征臣名粗

麤如此則穎達之言何可確信乎

隋經籍志古文尚書十三卷漢臨淮太守孔安國傳今字尚書

十四卷孔安國傳尚書十一卷馬融尚書九卷鄭玄尚書

十一卷王肅言古文帶隸今字改作今者皆今之梅



本也直言尚書者賈馬鄭王之本也後漢古文分別如此則王肅之本即馬鄭之本也毛奇齡誤引隋志云王肅古文尚書注十一卷冤詞中因穎達竊見之言曰魏王肅注古文尚書魏王肅習古文尚書反覆言之以王肅之本為今之梅本以馬鄭之本為杜林漆書偽本講張為幻欺罔後學一部冤詞往往如此全謝山經史問答云西河好作為每自捏造以欺人如此不可勝數也其言極信矣

魯恭王之薨在武帝元朔元年武帝紀恭王傳及諸侯王年表三篇符合無可疑者而恭王傳云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於其壁中得古文

經傳恭王在位二十八年其十五年在景帝之世而其十三年在武帝之世傳文明言初好則其壞孔子宅在景帝之時而藝文志誤言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武帝末年距共王之死四十年矣四十年後壞孔子宅者恭王之鬼乎將再生乎可笑之甚特王充論衡云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得百篇尚書于墻壁中正說此言得之然則藝文志武帝景帝之誤不辨而明

安國之死不能的知其在何年也然其歿也恐在武帝中年故司馬遷史記云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邛邛生驪由是觀之遷之作史



記安國已先卒遷及記其孫遷從學安國則其所記載乃其所目擊固無差謬非他紀傳之比而藝文志云武帝末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劉歆移書太常博士云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因此二文則武帝末年天漢之後安國似猶存在者雖然安國在文帝時從老伏生而受書早卒安國焉得及天漢之後乎上及文帝下及天漢之後則安國年八十焉得謂之早卒乎史記早卒二字終不可抹撥則二文之有誤可得而知也已荀悅漢紀云武帝末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于學官朱彝尊古宋板文選劉歆書云天漢之後孔安

國家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王鳴盛尚藝文志劉歆傳誤脫一家字耳蓋安國已死天漢之後獻書者安國家人也此說自朱竹垞發之足以證大序之偽造矣

大序云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夫巫蠱之亂征和二年也天漢四年大始四年然後為征和安國沒後不知其經幾年獻書而遭巫蠱者安國死後家人之事也今安國口中乍為此言非鬼語而何大序偽造之迹至此昭然呈露不可復掩也

家語附錄記安國事皆取史漢文敷衍作之踵藝文



志景武之誤寫，又襲劉歆書家字之訛脫，與大序之誤同。其孔衍上書，亦與孔叢子孔臧與安國書孔季彥孔大夫問荅相類。蓋今之大序偽傳及孔叢子家語附錄皆出於一人之手，故其事與言往往相符。則王肅之徒偽造何疑之有？學者比校三書，則知予言之不偽矣。

孔叢子以偽傳大麓六宗之說為孔子宰我問荅，則其出於一手偽造，可得而窺矣。溫公明智，猶誤取入通鑑，則其他何論？特至晦菴先生始知其偽，又知孔傳一手偽作，鑒識之明真堪敬服。今之學者猶不知其偽何也。

漢儒林傳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遷已從安國受書，而其作史記具載書文，然皆伏生二十九篇安國二十四篇之文耳，不載今之增多一言一句，則今之增多二十五篇非後人偽作而何也。

史記股本紀載湯征文五十七字，載湯誥文百二十二字，劉歆三統曆載武成文八十二字，載伊訓文二十四字，是皆安國古文真增益逸書二十六篇，而其湯誥武成與今之增多湯誥武成迥然不同，則今之增多二十五篇非後人偽造而何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荀子引道經，解則道家之語也。



而入于大禹謨凡我造邦之四語國語引先王之令  
周則文武之教也故先王不通前代而入于湯誥萬  
方有罪之四語國語引湯誓周語是湯誓而下篇語下同而亦入  
于湯誥聿求元聖之二語墨子引湯誓賢尚而亦入于  
湯誥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之四語載記引尹告衣緇  
咸有一德之文也鄭玄注如此且大甲尹告連而  
于太甲是皆今之增多作偽顯然者也

左傳隨武子曰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上兼弱也為曰  
於鏖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宣十年兼弱耆昧隨武子  
解詩書之語也今之仲虺之誥以兼弱攻昧為仲虺  
之語入于取亂侮上之孟子武王之伐紂也革車

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  
若崩厥角稽首崩角稽首記者之文也今之泰誓百  
姓懍懍若崩其角以為武王之語且改其文意是亦  
增多作為之顯然者也

論語有罪不敢赦條安國解云此伐桀告天文也墨  
子引湯誓今本作湯誥其辭若此由是觀之今之增多湯  
誥是安國之所不見也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安國又  
解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  
微子來則用之夫泰誓武王伐紂之誓也此時箕子  
微子未來何况管叔蔡叔之叛乎由是考之今之增  
多泰誓亦安國之所不見也增多經文及傳何人所



傳曰出於安國之家而安國不見確有明徵則今之增多出於作偽又烏得掩之乎

孔穎達朱晦翁皆言劉歆賈逵以下漢魏諸儒不見今之增多予亦曾縷舉諸儒不見之徵然遂不

如舉安國不見之徵而斷其偽之直截明快也

伏生今文九篇安國古文三十四篇簡與深妙殆不可句

而梅本增多二十五篇儷偶排比平坦整齊一目而

亮然蓋真本艱深而偽書淺易苟具眼者乃能辨之

何待予之喋喋乎

文有雅俗有古今增多二十五篇魏晉之文也邊幅

整齊辭義明暢四代文辭如出一手與古尚書天壤

懸隔豈足欺有識者乎且摭撫古書之成語而排比

而連綴之故如秦誓中篇殆似宋人集句斧削之痕

顯然若夫畢命既歷三紀世變風移與唐詩物換星

移度幾秋相距無幾以此為先秦古文吾欺誰乎欺

天乎

偽造增多者蓋摭拾古書引書之語以類集之然後

排比連綴而作之或曰當時有尚書逸語者以類纂

古書所引之書語偽造者據之以作此書理或然矣

故古書引書之語大抵湊集此二十五篇中善言嘉

語盡收不漏其它多取語孟諸書之意以作之故無

違於道義者蓋其精巧非它偽書之比其作之者卓

十

九經說卷之七

十



然名家非王肅為之則肅之徒高足者為之耳古尚書逸語皆在此書則此書豈可廢乎予故論增多諸篇云其鼎則贗而其肉則美豈不亦信乎真偽之論與用不用殊或曰增多諸篇多載嘉言有裨補於治理何以知其偽乎是蓋不然有人引古舜典云堯曰咨爾舜為君則仁為臣則敬為父則慈為子則孝誰不知其偽乎然此數語用以為法則豈不補於治理乎故辨真偽與論用不用殊增多之偽可辨而其書之用不可廢是天下萬歲之公論也安國之得古文蓋多不能讀然其三十四篇與伏生二十九篇同故得比校以讀之其它二十四篇及零

碎文字皆不明辨故附載之耳賈逵馬融鄭玄王肅皆學安國古文者也然所注則三十四篇之文無及增益一語則真增益多不能讀者而諸家亦不能注之古文不立學官故諸家所傳三十四篇與伏生書二十九篇同而其篇離合其文異同是為古今之異故馬融曰逸十六篇析為二十四篇殊無師說正義魏徵曰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安國真古文今無有傳者經籍志於是乎王肅之徒贗造今之增多二十五篇以廢鄭玄所傳增益二十四篇又偽作孔傳以破鄭玄所注矣肅之學以破鄭學為能事附益家語者亦欲破鄭玄禮學也其徒之作贗經偽傳蓋繼其遺意耳至于今日其迹畢露豈不亦千古愉快乎



安國古文之學五傳至于王瓚塗暉見于前漢書賈逵父徽從塗暉學古文而逵盡傳父學見于後漢書逵即安國七傳之學遭遇肅宗好古文古文之學自是而興馬融鄭玄皆傳其學兩漢古文之學師資相承而至賈許然後大行天下別無贗偽錯雜其間焉則馬鄭古文乃為安國真本豈不昭明較著乎賈馬鄭王古文宗師也後漢書三國志皆有明文而馬鄭王三家注唐初猶存隋志唐志釋文皆有之至于唐初以今之梅本增多及傳為真本而立學官無奈三家古文儼乎存世焉於是孔穎達作正義以鄭氏之書為張霸百兩偽書魏徵作隋志以三家之書為杜林漆

書偽本陸德明作釋文以三家之書為伏生今文三書皆成于同時其言各殊是謂後漢古文三冤矣以假為真以真為假其勢不得不然夫子曰誣善之言其辭游焉唐初三子之謂乎

杜林以漆書古文傳衛宏徐巡見于後漢書夫杜林漆書古文即安國科斗古文後漢古文即前漢古文本無別本又非異學自隋志欲排賈馬鄭王古文而偽以漆書為別本名儒如王伯厚亦誤取焉近世朱彝尊排梅本增多者也毛奇齡依梅本增多者也其見大殊然為隋志所誤皆以賈馬鄭王之學為漆書異學者則一也如毛立邪說而佞贗經固無論已朱



則博辯宏議排詆偽本不遺餘力然而以孔杜為異學而不悟馬鄭古文為安國真本則雖辯何用特徐乾學古文尚書考知孔杜非二本後漢古文為安國古文而近時王鳴盛輩悟入自乾學之言者也至于今日知安國古文之學在賈馬鄭王之書者乃乾學之功也千歲尸祝之亦可矣

杜林漆書即安國科斗何以知之吾丘衍曰科斗為字之祖象蝦蟆子形也今人不知乃巧畫形狀失本意矣上古無筆墨以竹挺點漆書竹上竹硬漆膩畫不能行故頭麤尾細似其形耳古謂筆為聿蒼頡書從手持半竹加畫為聿聿秦謂不律由切音法云古學

編徐官曰上古無筆墨以竹挺點漆書竹簡上竹硬漆膩畫不能行故頭麤尾細象蝦蟆子形故曰科斗文又曰鳥跡書後世雖有筆墨亦擬其象而作書頭尾俱細更其名曰柳葉篆古今印史因是而知漆書科斗本無殊異則孔杜同學不辨而明矣

既知梅本增多之偽又知後漢古文之真則宜集正義史注及唐以前書所引賈馬鄭王書注而作一書以復漢魏之舊焉予昔與門人劉貞吉謀及此義後數年得清人尚書集注尚書後案皆略得吾意者也然其書纂集未盡且唯主張漢學而非能解經者則不足使歛吾意而已矣



予曾有詩云伏生今字燼西晉伏生之學亡於永嘉亂見隋志歐陽修曰陳隋之間伏學廢絕而孔傳獨行吳徵曰唐初歐夏所傳廢不復行是以後漢古文為代書宋元儒氏無考據之安國古文亡李唐馬鄭古文而止唐代儒臣盡無識陸指孔輩真經見奪贗經光使馬鄭王三家古文湮滅無傳者唐初儒臣之罪也豈堪擢髮而數乎予曾作壁經辨正十二卷梅本增多原十二卷詳辨今之增多之偽又具載其所原初予十七八歲在于越前與伊藤良弼者論古文尚書往覆爭辯當時既悟其偽其後學經十年益知其非最後讀毛奇齡古文冤詞惡其強辯奪理遂著此二編以斥其妄焉至其精微盤錯則非此書之所得盡也學者宜并考二

編焉

尚書有三本焉有伏生今文歐陽大小夏侯之學是也有安國真古文賈馬鄭王之學是也杜林衛徐漆書亦同有梅賾偽古文今所傳是也元明以來攻梅賾增多之偽者皆以伏學為正而未知有安國真古文則均是五里霧中之人予於兩漢史考之而知後漢古文即前漢古文杜林漆書即安國科斗賈逵之學即為安國之傳自以為是獨得之妙發前人之所未發矣遂辨毛大可冤詞作辨正增多原二書既而得王鳴盛尚書後辨讀之以兩漢古文為一一與予見暗合然似是非其人



所獨得矣。因考諸清初諸公，殊無作此說者。而徐乾學《淡園集》特言孔杜同學，故作此小辨，以乾學為有「大」功于古今文之義焉。最後得聞若璩古文疏證讀之，始知此說自若璩發之。清初諸公疑古文增多者，以若璩為祖師矣。唯其書海舶載來最晚，故予言如此。後之讀此辨者，勿置疑於此則可矣。

九經談卷之七

九經談卷之八

加賀大田元貞才佐著

江戸門人

吉田 祥子禎  
會田重哲明卿 全校

詩凡三十五條

予於詩學用力最久，故所得最多。曩著《大序十謬六義考》續考三緯，微管諸書，今不復詳載。其說學者當考之於予之諸書焉。

風雅頌之以體別，比較關雎鹿鳴文王清廟四詩，則昭然可見矣。風者詩之瑣藝者也，雅者詩之典正者也。頌者詩之古奧者也，雅之雜風者是為小雅焉。純



乎雅者是為大雅焉四詩體裁考諸四始判然區別若到其所附載則有難識別者焉然要皆以類相附則其體製未必無區別也衛宏大序以政之大小為二雅之別以一國天下為風雅之別是其謬誤出乎不知四詩之以體裁而別惑之甚者也

大序以政之大小為二雅之別以一國天下為風雅之別宋章俊卿辨駁之最悉矣載在大序十謬鄭樵曰風者出於土風大概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其意雖遠其言淺近重複故謂之風雅者出於朝廷士大夫其言純厚典則其體抑揚頓挫非復小夫賤隸婦人女子能言者故曰雅頌者初無諷誦惟以

舖張勲德而已其辭嚴其聲有節不敢瑣語褻言以示有所尊故曰頌大經與論此說是也嚴粲曰雅之大小特以體之不同爾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為雅之大雜風之體者為雅之小詩此說亦是華谷此言楊用脩升菴張和仲千百年眼皆奉宗之以謂深得二雅名義可破政有大小之說信哉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仇是風之體也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雅之體也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是風體也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效是雅體也故曰雅之



雜風體者是為小雅也若夫商周之頌其體非國風又非大小雅苟有目者輒能識別之耳

風雅頌詩之體也賦比興詩之言也六經奧論十一經問對國

風為風大小雅為雅周魯商頌為頌詩之編次區別

如此則體裁之異自可見矣若夫賦比興則每章每

句有之故孔穎達朱晦庵三經三緯之說確然不可

易而程伊川張橫渠呂東萊何異孫唐仲友諸公及

近世古學者一詩六義之說斷屬誣妄矣

賦者直鋪陳其事而不假比喻是也比者凡比喻他

物而不直言其事是也詩辭無出此二者而此二者

雖兒童可知也後世之詩以花為花以美人為美人

是賦也以花喻美人以美人喻花是比也故此二者

則易得而知而所謂興者其名在此二者之外而其

實不出此二者之間難得而知故毛鄭以下解詩者

實無知興之一字者毛朱所謂興者其實非興予通

觀三百篇沈潛多年始得其解愚者千慮之一得自

以為啓千古之幽秘興起詩人於九原亦或首肯予

之言矣

興者興象也興起也比喻彼物而鋪陳此事托興彼

物而引起此辭上下之辭相喚應者是也故興者興

起也然比託彼物而興起此辭故古來以興為興象

與比踰同義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



乏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遊女不可求思無田甫  
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折薪如之何匪斧  
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凡此類上二句是比下  
二句是賦以上二句之比喚起下二句之賦是興也  
故興之名在于二者之外而其實不出于二者之間  
古來無知之者非以其難知乎雖然得予之此解而  
興之二字照然明白雖兒童可得而知則後之學詩  
者或當以予解為正焉

賦比興之三義有二章兼具者焉岷詩云桑之未落  
其葉沃若比女之未老其容色光麗是比也于嗟鳩  
兮無食桑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鳩食桑甚則醉女

與士耽則淫上二句是比下二句是賦上之所比即  
下之所賦比喻彼物興起此辭上下喚應是興也士  
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直言實事是  
賦也大東詩云有冽沈泉無浸獲薪冽泉比虐政也  
獲薪比困民也薪已刈矣然復浸之則腐以此民已  
勞矣而復役之則病是比也契契寤歎哀我憚人直  
言實事是賦也薪是獲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  
息也愛是獲薪則宜車載而畜之無使仇泉侵之而  
到腐焉哀我困民則宜仁政以養之無為虐政役之  
而到病焉上二句喚起下二句是興也知此二章則  
賦比興之義煥然明白無復餘蘊矣



古人之文多有比興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比學益博而識益高是比也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上二句喚起下二句是興也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觀水者觀海瀾以比學道者宜必先立其大者也日月之明充于天地而容光小隙亦能照之以比道之廣大亦寓于纖今之間是比也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上二句喚起下二句是興也是於古文比興二義最易見者故拈出之

興之寓于比賦之間猶土之寄旺四時也四時之外非有土旺也又猶周之稅法通用夏貢殷助而謂之徹法也貢助之外非有徹法也然土與四時並列而為五辰焉徹與貢助並立而為三法焉興之與比賦並列為三義焉亦猶此也

毛公朱晦庵以桃夭為興是其不知比興之明驗也桃之夭夭灼灼其華比女子之少好的樂其容色是比也之子于歸宜其家室直言實事是賦也是比賦合體而上下不相喚應則非所謂興者也詩中此例極多而晦庵概以為興到其義之難解則斷為無義之興詩辭比興豈有無義者乎予曾言王注出而易象滅朱傳行而比興燼後有明者當知予言之不妄



矣

東門之墀茹蕙在阪出其東門有女如雲東門之榭  
 子仲之子東門之池彼美淑姬東門之楊昏以為期  
 詩中東門皆女子之事而孟子亦云踰東家之牆樓  
 其處子宋玉亦言臣東隣之女登徒子好色賦又皆於女子  
 言東家東隣則是豈遇然乎東字於女子有所關係  
 予於是知詩辭比興一一有義而不如晦庵所解矣  
 古人解詩辭比興鄭箋為首然往往牽強而不近人  
 情歐陽脩本義呂祖謙讀詩記間有解得明白者學  
 詩者宜考二書晦庵集傳多襲二書而於比興則所  
 解極疎鹿唯其廢序立說者與二書不同是鄭樵詩

辨妄之說而晦庵襲之是亦學者不可不知也  
 六義名義三緯條例大序十謬及六義考續考具焉  
 若夫詩之總論及解釋比興三緯微管具焉今之所  
 談舉其一端耳

二南之南南音南風對北鄙殺伐之音家語辨樂史記樂書南

音南風者言南方土音南方土風也小雅以雅以南

以箛不僭鐘鼓左傳見舞象箭南箛者襄二十九年載記昏

鼓南文王世子皆言二南也戴記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

風樂記左傳師曠曰吾驟歌南風又歌北風南風不競

多死聲楚必無功襄十八年又楚鍾儀操南音范文子曰

樂操土風不忘舊也成九年呂覽塗山氏之女實始作



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以為周南召南初音家語昔  
 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興也勃焉殷紂好為  
 北鄙之音其廢也忽焉樂史記亦云舜彈五絃之琴  
 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紂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國  
 亡書樂南之為南音南風是可以徵矣大序所謂化自  
 北而南鹿踈可笑而晦庵亦襲用之何乎  
 程大昌辨南雅頌入樂無可間然唯其言云詩有南  
 雅頌無國風詩議此言非也左傳季札觀樂為之歌邶  
 鄘衛曰是其衛風乎為之歌齊曰泱泱乎大風也哉  
 樂記廉而謙者宜歌風表記引國風曰我躬不閱皇  
 恤我後又引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荀子亦云

國風之好色也大詩何無國風乎顧炎武毛奇  
 武辨南幽雅頌入樂無可間然唯其言云周南召南  
 南也非風也幽謂之幽而非風也錄日知又云自周南  
 至幽統謂之國風此先儒之誤上同此言非也左傳云  
 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河酌年隱三采蘩采蘋召南  
 之詩則二南非國風而何乎蓋南幽雅頌樂章之序  
 而國風預頌編詩之次二家舉一而廢一故不免有  
 謬誤耳

程泰昌詩議鄭樵六經奧論於詩學有切詩議十  
 七篇程敏政新安文獻志全載之唐順之裨編脫  
 其一篇



大序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而不  
 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衛宏以  
 論語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拆為四事一可笑也晦庵  
 詩序辨說知其非駁之當矣然晦庵東萊慈谿黃震  
 皆以關雎辭解樂淫哀傷則未知夫子之論關雎以  
 聲而不以辭也鄭樵程大昌二家皆以聲音解之是亦知十而不知  
 二五者是二可笑也鄭玄解詩序云哀蓋字之誤也  
 當為衷衷謂中心怒之是不知衛宏之言附會夫子  
 之語強辨改字是三可笑也揚用脩曰文選呂向注  
 云哀蓋字之誤也衷當為衷衷謂中心念之也余舊疑  
 衷字之難解見呂說乃豁然矣升庵集是不知改良為

衷出於鄭箋則是升庵未見鄭箋也又不知序者此  
 語原於論語則是升庵未見論語也是四可笑也升  
 庵博物有明一代冠冕然其陋如此則明學空疎可  
 得而知矣

古序續序之別程大昌詩議辨之極詳矣一句是為  
 古序二句以下是為續序詩箋辨南陔白華華黍云  
 此三篇者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好時俱在取遭戰  
 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詩序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  
 存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別衆篇之義各置其篇端  
 云是以序為由干先秦矣後漢儒林傳云衛宏字敬  
 仲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古文尚書初



九江謝曼卿善毛詩，迺為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是以序為出于後漢矣。兩說不同，然以一句為古序，二句以下為續序，謂古序出于先秦，續序出于後漢，則雖非鄭箋，范史之意，然其說可通。若夫古序，續序取捨之義，予之大序十謬具焉，文煩不錄。

以詩序為子夏之作，世儒唯知出于家語注及文選矣。家語卜商習於詩，能誦其義，以文學著名，王肅注云：子夏所叙詩義，今之毛詩序是也。弟七十二甫謚云：子夏序詩云：一曰風，二曰賦。三都賦序是也不知其言出于鄭康成也。鄭志張逸問答云：二叔此注左

氏者亦云管蔡耳。又此序子夏所為親受聖人足自明矣。毛詩常棣正義是講詩序第一義也。而朱彞尊經義考載論詩序者，網羅古今，然未及引之何乎。

舊唐書藝文志韓詩二十卷，卜商序韓嬰撰。山堂考索所引

夫韓詩序間見古書。經義考詳載之與毛詩序不同而同，冒

子夏之名，則詩序之託子夏素問握奇之託黃帝，本

草農書之託神農之類也。唯假其名以取信於世耳。

豈事之實乎？夫子起予一語為詩家贗鼎之資，豈不

亦哀乎？予常愛班史之言曰：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

夏所傳，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藝文志自謂二字極妙。

蓋言他人之非所許也。古人之言明白如此，而後人



猶奉為子夏之傳不學之陋真可呵笑

程子以大序為孔子之作其誤最甚朱子則斷為  
衛宏之作慧眼如炬凡程子經義朱子皆不奉之  
世有子貢詩傳申培詩說其贗偽之迹朱彞尊經義  
考毛竒齡詩傳詩說駁議辨斥明快無復遺憾唯二  
家不知其作者似疑豐坊所偽作故近世彭芝庭誓  
古日抄等定為豐坊偽選非也予昔讀海鹽縣圖經  
曰王文祿字世廉所著有藝草丘陵學山邑文獻志  
衛志而學山首帙申培子貢兩書則其所借選云  
又云王沂陽先生家多藏書所萃丘陵學山中有子  
貢詩傳申培詩說云皆出其手也雜識朱毛二家博究

群書而不考及之古今之事豈一人之所得盡乎

齊魯韓三家以關雎為刺詩見于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儒林傳

序漢書杜欽傳後漢書明帝詔序劉向列女傳揚雄法

言王充論衡其妄謬如此宜哉毛學興而三家廢也

辨詳于予之藝古錄

隋經籍志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

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今獨立

關雎程子曰為此詩者其周公乎古之人由是道者

文王也二程全書王應麟曰近世說詩者以關雎為畢公

作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未詳所出因學紀聞朱子

曰關雎之詩非民俗所可言度是宮闈中所作語類晦



庵之言或得其實矣

詩之作者其見經傳者予別錄之

肅肅鬼且椽之丁丁續序云賢人衆多北海紫陽皆從之曰且鬼鄙賤之人其才可用是蓋原于墨子曰文王舉閔天太顛于罟網之中而授之政西土服賢尚然其實非也鬼者狡猾之獸戰國策云東郭遂海內之狡兔也晉書亦以王衍為狡兔之三窟則其狡猾可知也考諸詩文曰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比小人得意而君子陷于刑網也曰躍躍龜兔遇犬獲之比小人為事蹤跡詭秘反覆多詐一遇君子則洞見其情而不可得掩也兔且以捕狡猾之獸故喻武夫防寇

賊戡暴亂也肅肅兔且興赴赴武夫椽者張且也肅肅兔且張之待兔以喻武夫為公侯禦侵侮故曰干城施干中逵者張之於要路也以喻舉而措之於顯職以為輔翼之臣故曰公侯好仇施干中林者張之於幽陰之地也以喻參之於廟謨機密以為腹心之臣故曰公侯腹心

關雎好逑夫婦之稱兔且好仇君臣之稱其義同近世為說者以我馬玄黃為眩惶以標有梅為標有梅其說極是荀子感忽之間疑玄之時蔽又云疑玄則難一又云上周密則下疑玄論眩皆作玄則玄眩之通是可以徵矣爾雅皇黃鳥及後世蒼皇分散



韓倉皇就途詩杜蒼黃潰亂舊唐書蒼黃失據新唐書蒼黃

吠噬文柳倉皇分散五代中黃皇之通是可以徵矣漢書

陽敷之標末谷永傳又云青戎標末之功王莽傳標與標

通是可以徵矣

江有汜一比嫡媵之尊卑不同二比嫡媵之不同歸

嫁三比嫡媵之初相乖睽終又會合易之象詩之比

共含蓄多義其妙如此

契濶契後世所謂深情密契之契濶所謂踈濶之濶

死生契濶猶言存亡離合也言存亡離合不相背違

與子曾為此誓約男女相悅之辭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北海云赤狐黑烏君臣相承為

惡如一紫陽云國將危亂所見不祥之物毛大可云

狐行從赤烏行從黑好我者當同車其說皆非狐妖

媚之獸烏慈祥之鳥赤明顯也黑幽潛也其明顯者

莫非邪媚之人其幽潛者莫非慈仁之人國家到此

雖欲不危亡得乎

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駮牝三千毛朱共失其解嚴粲

曰說于桑田是文公能務農重本以蕃育其人也非

特人也文公操心塞實淵深故致於國富強至於駮

牝三千詩緝黃震曰此說覺於上下文尤協上日抄

總角卅然之童未幾而見則冠突然而矣味未幾二

字則是童子而假成人之儀容也以喻人之躡等犯



分德不足而願大功，力不足而求遠略也。如此解則與上二章語意相貫。鄭朱皆為循序之義者，不解未幾二字也。

載獫狁驕王雪山嚴華谷戴岷隱三家以為田畢而遊園載獫於輜車以歌其驕逸。王曰字不從犬也。嚴曰田犬無短喙者也。抄此說極妙。然考諸釋文歌驕本又作獨獠。魯有叔孫僑如叔孫豹叔孫也。僑與獠通則未知然否。

棘人樂樂毛鄭棘急也。急於哀感之人。紫陽云喪事欲其總總爾。檀哀遽之狀皆未免牽強。呂覽云棘者欲肥肥者欲棘。地仕又云地可使肥。又可使棘高。誘解

云棘羸瘠也。土有瘠土。棘人喪中哀毀之人也。

視民不佻鄭箋視古示字。朱傳同。左傳引此詩服虔

亦云示民不偷薄也。非也。孟子文王視民如傷

左傳然明日視民如子。襄二十五年。又楚子西曰吳光新

得國視民如子。昭三年。又陳逢滑曰國之興也視民如

傷。吳王夫差視民如寇讐。哀元年。視民不佻。言遇民之

厚也。宋曹氏嚴氏既有此說。然不知引證左氏。

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無父母節。周易家人六二

无攸遂。在中饋。負吉。詩易之言如合符節。婦人之道

盡于此矣。若其有才藝君子之所不取也。我不見兮言從之。邁王荆公曰是不可得見也得見



則我從之邁也。按我不見兮之下省畧得見二字。漢書文帝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吾豈憂匈奴哉。傳馬唐是為將之下省畧得廉頗李牧為將下句與此詩同例。

民之秉彝好此懿德。康誥論子祗父字弟恭兄友云。天與我民彝是孟子性善之所原也。故孟子引此詩證性善四端之義矣。迨世有一儒氏引湯誥梅本偽書有恒性云性可言有恒而不可言善也是大不然。恒即善也。子之宜孝臣之宜忠是常常即善也。若夫亂臣賊子弑父與君是非常之變非常即惡也。夏之宜熱冬之宜寒是常常即善也。若夫夏雪冬雷萬物不育

是非常之變非常即惡也。天人事物混然一善人豈可以惡立天地之間乎。夫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天道人性之善何疑之有。

詩有神用形迹之二義焉。形迹者作者之原意也。神用者學者之所取也。故古人引詩皆神用之義也。左傳賦詩斷章襄九年後儒所謂斷章取義者皆神用之謂也。大雅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止於詩助辭大學論止於至善之義引之則止為止住之義矣。緇衣論敬慎威儀之義引之則止為容止之止矣。是一詩而三用焉。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濁兮可以濯我足本言人就水之清濁而殊其所濯矣。人主而水容



也孔子曰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孟子解之曰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是水主而人客也屈原於聖人不凝滯物而善與世推移而引此詩則亦人主而水客也是亦一詩而三用焉憂心悄悄愠于群小衛莊姜之詩也孟子以為孔子之事戎狄是膺荆舒是懲頌魯僖公之詩也孟子又以為周公之事春秋時人其賦詩者見于左國皆此例也是詩書之所以為義之府也要之古之學者賦詩引詩不拘作者之原意而取義變化無方予故於作者本意謂之形迹矣於學者取義謂之神用矣若夫解詩者不得不就形迹求之而其取義當於神用焉予二十二三

時曾悟此義著詩論一篇辨之古今唯歐陽永叔論詩本末丘瓊山論詩粗知此意耳近世毛奇齡白鷺洲說詩閻若璩毛朱詩說等以左傳引詩論鄭衛雅淫則要皆五里霧中之人也



九經談卷之八

Blank columns for text in the right page.

九經談卷之九

加賀大田元貞才佐著

門人 播磨山田 寧子成 志摩小野田 徹周索 全校

春秋左氏 凡十條

春秋非魯史之名而各國史書之通名也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昭元年春秋是魯史之名則唯言春秋而足矣何加魯字乎既加魯字則春秋非魯史之名而各國史書之通名也是其徵一矣戴記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坊記春秋若魯史之名則魯之卜字非蛇足狗尾則



附贅縣疣耳今言魯春秋則春秋非魯史之名而各國史書之通名也其徵二矣墨子引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而言吾見百國春秋春秋之為各國史書之通名其徵三矣國語司馬侯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悼公使之教太子語晉是晉之春秋也又莊王問教太子之法於申叔時申叔時曰教之春秋而贊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語楚是楚之春秋也春秋之為各國史書之通名其徵四矣汲冢瑣語亦有晉春秋記晉獻公十七年事則春秋之為各國史書之通名其徵五矣汲冢瑣語又記大丁時事自為夏殷春秋史劉子玄則春秋不特各國史書之通名而

三代史冊之通名也雖然他書則姑置焉如春秋內外傳其言如此則內外傳不以春秋為魯史之名而杜預奉左學以左癖自稱而言春秋者魯之史記之名也開卷第一背于左氏之學則後之奉左學者豈可默而止乎

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孟子之言似以春秋為魯史之名矣春秋非魯史之名則孟子之言非乎曰何為其然孟子所舉纔晉與楚而晉楚史書亦自名春秋司馬侯申叔時之言明白可徵若其所謂乘與檮杌晉楚春秋之別名耳周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既言三易



則連山夏易也歸藏殷易也然於夏殷則舉別名而於周易則舉本名者周之易無別名也孟子論春秋於晉楚則舉別名而於魯則舉本名者魯之春秋無別名也知連山歸藏之為易則知乘禱杙之為春秋孟子之言又何疑之有

連山歸藏有三說焉山雲連連萬物歸藏鄭玄易贊易論

是下說也連山神農歸藏黃帝正義是下說也連山

夏易歸藏殷易鄭玄是下說也其謂連山者夏易以

艮為首艮大象云兼山艮是其微也其謂歸藏者

殷易以坤為首坤土也萬物之所歸藏說卦云坤

以藏之是其微也且禮運孔子曰我欲觀殷道是

故之宋吾得坤乾焉鄭玄曰得陰陽之書也其書存者有歸藏是亦殷易首坤之明微也或連山神農之易而夏用之歸藏黃帝之易而殷用之周易伏羲之易而周用之乎

顧炎武曰文王所作之辭始名為易大卜掌三易之法連山歸藏非易也其云三易者因周易之名以名之也墨子引周燕宋齊之春秋周燕宋齊之史非春秋也其云春秋者因魯史之名以名之也錄知是大不然大傳所謂易者有指伏羲畫卦而言者則易之名非創於文王之彖辭也顧氏既錯認春秋名義又推而誤解周易之名義矣若果以



春秋為魯史之名則左傳所謂魯春秋魯字殊屬蛇足矣易為周占之書則周官所謂周易周字亦為旁枝矣顧氏近世之善警古者然其誤如此其他何堪論乎

春秋名義或謂春秋冬夏終而成歲春秋書人事卒歲而究備春秋溫涼中象政和也故舉以為名也釋名或謂春獲麟秋成書故謂之春秋或謂春秋之名取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六經上奧論或謂一褒一貶若春若秋上同諸說皆非近世或謂春秋朝聘會同之稱左傳管仲曰二守國高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信十年國語諸侯春秋受職於王周語又云春秋相事還軫於

諸侯楚語又云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吳語又云春秋皮幣玉帛上同又云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上同韋昭解云四時聘問之事又云四時朝聘之禮是其證也朝聘固有春秋之稱雖然春秋匪解享祀不忒魯頌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孝經春秋所以從先君襄十年皆以祭祀言則春秋又可為祭祀之稱乎此說亦不通公穀共言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為年羊公隱六年穀梁桓元年則杜預所謂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唯此說為得之

春秋始于隱公者讓國之義也猶尚書之始于堯舜史記之世家始于泰伯列傳始于伯夷也毛奇齡為



不可知之事者不知古著書者起端結末皆有妙意存焉愚之甚也其終于獲麟者猶周南終于麟趾召南終于騶虞也後世著述之家猶於起結用意何況於大聖人著述遊夏不能贊一辭者乎

獲麟之義麟者聖王之瑞而出非其時辱於車子之手以為不祥之物夫子帝王之佐而出非其時不能為伊傳周召之事故取以自喻鳳鳥不至語論明王不興禮是其所嘆則其意可見是一義也麟者太平嘉瑞春秋之時亂逆極矣亂極則治二百餘年亂逆之後結以此一句明治亂相尋之義孟子曰天地之生一治一亂是亦一義也二百餘年亂逆極矣春

秋一書寓於王法倘有明王以此治之亂逆可化升平可致故結以嘉瑞是亦一義也孟子之論治亂以夫子作春秋為天下一治比諸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曰亂臣賊子懼亂賊息則天下泰平麟者太平之瑞故絕筆於獲麟是亦一義也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簡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匪夫子曰予其為東周乎論言復西周隆盛而不為東周衰亂也二百餘年亂逆已極倘有明者其德其政儀刑西周盛時則太平可幾嘉瑞可致是西狩獲麟也是亦一義也

或曰東狩獲麟則當言東狩矣是記事實西字豈有深義乎此言然然聖人之垂六經所以啓萬世



之治道字字句句有深義妙旨存焉故其叙事辨  
理微言比喻往往有之唯心鹿者不能知而學疎  
者不足共語也

周南始於關雎而終於麟趾召南始於鵲巢而終於  
騶虞春秋始於隱公謙讓而終於獲麟其義一也  
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  
之曰歸以惡曰復入成十年是歸入二字誤錯否則入  
復歸歸復入四者倫次極屬錯亂歸入二字改正則  
歸復歸入復入四者秩叙森然條列且蔡季自陳歸  
于蔡傳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  
于蔡蔡人嘉之也桓十年是國逆為歸也衛侯朔入于

衛傳冬伐衛納惠公也莊五年是外納為入也微此  
二條傳文誤錯昭然明白杜預不悟之而從誤文為  
解故於歸入二字常設傳文所無以附會誤文師心  
臆造鑿空構虛無所不至邵寶陸粲傳遜顧絳輩皆  
駁杜注然不及知之滔滔天下多是瞽瞍而眉下挿  
慧珠者古今其有幾人乎

歸順辭也入逆辭也國逆為歸外納為入本自明  
白無可疑者其詳見于予之歸入反正  
不言出奔難之也隱元年或曰難與難通月令命國難  
九門天子乃難以達秋氣命有司大難難皆作難可  
以徵矣讎驅逐疫鬼也今鄭人驅逐叔段猶難之驅



逐疫鬼而非段之自出奔也故曰不言出奔下之也  
鄭莊一時之姦雄養成段之惡惡積民叛而後驅逐  
之以疫鬼視其弟抑亦忍矣故曰譏失教也然杜氏  
所謂志在於殺難言其奔已失難字義且立義過刻  
莊公不能制母之欲而到兄弟身尋戈然既逐之則足  
矣其志豈專於殺乎聖人誅心如此則夫子亦周興  
來俊臣也此說極為永學宜玩味焉

左氏得後曰克莊十年克字唯戰克之稱而非誅殺  
之謂則夫子之旨固非以鄭莊之意為專於殺也  
然左氏則以得後解之則杜氏所釋或似得左氏  
之意矣

初衛宣姜烝於夷姜生急子相十年按詩序云新臺刺  
衛宣公納伋之妻也又云二子乘舟思伋壽二子爭  
相為死也左氏所記詩中有明徵則其言如可信然  
然其實則不無大可疑者也宣公即位書曰衛人立  
晉衆也隱四年蓋其初賢而得衆而其終烝於夷姜納  
伋之妻父子聚麀天倫相賊何其初終之不同也是  
大可疑也雖然楚平王亦弑靈王定楚國其初明君  
也而其終納太子建妻而逐嫡嗣誅賢臣唐明皇亦  
平內亂致太平其初英主也而其終納壽王妃且害  
其三子其事皆與衛宣類則人君行事初終之不合  
古今固有相類者則此疑可解也特其烝於夷姜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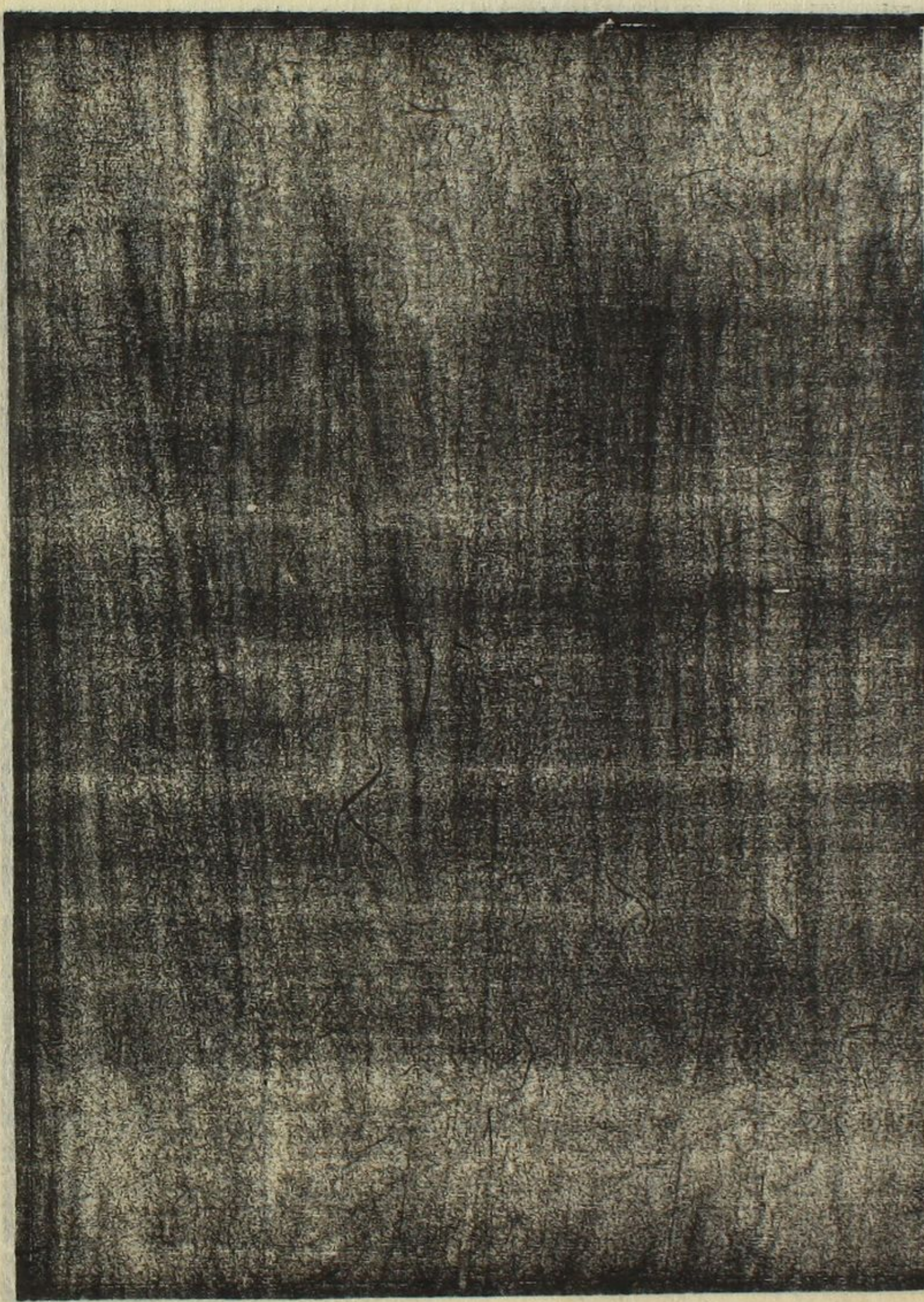


生急子急子長而娶妻則其年雖少十五六矣多則不啻納急子妻生壽朔二子朔與其母讒構奪嫡壽則救其兄代其難則壽朔兄弟雖少十五六矣多則不啻蓋不歷三十餘年則不得有此事而宣公以隱四年即位以桓十二年卒在位僅十八年則左氏所記歷年不合是大可疑也雖然是古書所傳非為有亡是之談也左氏所記或有差謬而後人莫知是正耳郝京山作春秋非左不知及此義而其所非者皆疑古人前識則無用之談耳特沈幼宰左燈疑之可謂具眼者矣

予於左氏作杜解糾謬補苴邵寶左陸榮附傳遜辨誤

顧炎武補之遺漏矣又作左占指象糾駁毛奇齡占書之迂僻矣條數繁富非此談之所盡也雖然古人有言與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談何可已乎





九經談卷之十

加賀大田元貞才佐著

門人

伊勢雨宮充實子光

美濃平尾順 德卿

全校

周易

九十五條

漢儒周易有象數義理之二學焉自王輔嗣單以義  
理解易玄虛之說風靡天下配諸老子以資清談象  
數之學幾乎熄矣程伊川蘇東坡之解易雖與輔嗣  
有異同以空理解之不及卦爻之象要皆輔嗣之學  
也南宋趙師秀有詩云輔嗣易行無漢學言空理行  
而實象廢真有識之言也清人亦以王易為宋學之



鼻祖蓋有見于此也欲復漢學之舊而窺周孔之闡  
奧者宜先從事象數之學然後義理亦可得而言也  
已若措象數而談義理其不洗洋自恣者殆希矣  
知漢人之易亦有義理之學者何也馬融注觀盥而  
不薦勃率乎理窟之語也而輔嗣解此語全襲馬說  
則輔嗣易注亦猶杜預左傳蹈襲前人之說而沒其  
名也其注多用漢人之舊說可推而知耳唯取古人  
義理之解而不取象數之說是輔嗣之學所以貽謗  
於後世也

漢人象數之學今其全書皆不具存獨有鄭玄易注  
李鼎祚易解足知其梗概耳如虞翻荀爽解象穿鑿

牽彊不近人情者亦徃徃有之雖然因此二書知漢  
人有象數之學而考索之則聖人立象繫辭之妙亦  
可得而知矣二書之有功于易學豈小補之云乎哉  
坤上坎下師坤為土坎為水地中有水物莫衆乎此  
為衆聚之象是一義也坤為衆上下五陰為衆之象  
九二一陽為帥衆之象是一義也此則陽在尊位為  
君王之象師則陽在臣位為將帥之象是義也九  
二以剛在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在上而委任之為人  
君命將出師之象是一義也坎為險坤為衆以險難  
動徒衆為起師之象是一義也坎為險坤為衆行險  
道順民心為行師之象是一義也坎至險也坤至順



也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於至靜為古寓兵於農之象是一義也至靜之中至險伏焉升平之時兵亂之機伏焉是亦師之象是一義也一陽統領五陰為古兵法五人為伍五伍為兩之象而其全象則有後世陣列之象是一義也若夫前乎順而後乎險者乃為孫子死地韓信背水之象是一義也象之含蓄多義其妙如此每卦如此每爻如此如王鄭之解則易唯有三百八十二理耳是豈足盡大易之妙乎哉故玩其象則多義具焉而說其理則一義耳是予之解易所以先從事乎象數也

孫武善論兵韓信善用兵武與信之所為伏羲畫

卦之日既有其象則豈特是乎凡天地萬物之理易皆盡之蓋天地開闢有此事則有此理聖人立卦爻之象以包含萬品事理易道弘大與天地同流非天下之至精其孰得窮之乎

乾初九潛龍文言一則為隱逸君子一則為未成德行一爻多義之說自大傳發之豈予之臆造乎哉乾元亨利貞以諸卦彖傳例之則大亨宜正而此彖云大哉乾元乾元二字連屬不可割斷文言則云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以乾為君子以元亨利貞為君子之四德三義各殊易之含蓄多義大傳明白如此



九易之卦爻皆象也故無象外之辭焉潛龍見龍飛龍亢龍人皆知其為象矣而未知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亦是為象也九三陽爻陽位且是乾卦乃是君子之象乾為天三畫卦也六畫卦亦是乾然兩天相重故為天行健之象至九三而天行一終至上九而天行再終九三則天行一終之時故為終日之象又為夕日之象且九三變則為兌自二至四有萬象萬日景兌西亦為終日之象又為夕日之象易象之妙如此

淮南子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新莽時孫竦為陳崇草奏云易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

班固曰尸祿負乘夕惕若厲張衡曰夕惕若厲以省詈兮懼余身之未勅也蜀先主其自表漢中王文有云寤寐永嘆夕惕若厲晉惠帝詔有云戰戰兢兢夕惕若厲兩漢以來讀法如此然是皆非也夕惕若一句惕若猶离六五汜若嗟若節六三節若嗟若也大戴武王聞丹書之言惕若恐懼武王與此同厲无咎一句復六三頻復厲无咎噬嗑六五負厲无咎姤九三厲无大咎是其明徵也梅本問命林惕惟厲林惕取諸祭義孟子惟厲全句取易此語而襲兩漢魏晉之誤讀則梅本增多出於魏晉之人無可疑者而不得引為書而誤易讀法也



文言不易乎世王注不為世俗所移易如此解則下文不成乎名亦當解言不為名譽所成就豈不笑語乎孟子夷子思以易天下易世與易天下同言不能改易衰世故俗也日可見之行孔疏使人可見其德行之事或云日為可見效之行皆非也下文云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則言可著見諸行事也

解象解義之法今舉二章以示聖人觀象繫辭之妙

矣予作易學象義其書未成故舉此二章以示其梗概

睽上九云見豕負塗象解上九离离為目卦說見

之象自三至五互體坎坎為豕卦說坎下交乎兌坎

為水為溝瀆卦說兌為澤卦說水澤溝瀆塗泥漸如之

地是豕負塗之象也義解言疑人者唯見其污穢可惡也

載鬼一車象解自三至五互體坎坎於輿也為

多眚卦說為夜下為月卦說幽冥之象有載鬼於車之

象師六三亦在坎中以一陽載衆陰故其辭云師

或輿尸是亦於輿多眚之象其義相近義解言

疑入者以無為有所謂疑心暗鬼是也辭象之妙

如此而歐陽永叔却疑之為不近人情易童子問蓋昧

于周易理象也韓魏公與歐陽中書相會累年未

嘗與之談及周易慎言蓋護其短也近世或有信

奉童子問者其陋可笑



先張之弧後說之孤象解三互體坎坎為弓輪  
說義解張孤欲防寇也說孤知非寇也上九疑  
六三正應初良為寇後悟非寇其疑者睽之極而  
孤絕之時也其悟者離火之明也

匪寇婚媾象解三互體坎坎為盜卦說寇之象六  
三上九陰陽正應是婚媾之象

往遇雨則吉象解坎為水卦說為雨經本義解雨  
者陰陽和暢之應小畜上九既雨既處邳風習習

谷風以陰以雨毛朱之說如此今姑用之其實非是皆言夫婦陰陽  
之和好上九之於六三疑團既解而相應和之象

睽極而和乃繫辭所謂易極則變諸卦大梗如此

中孚九二云鳴鶴在陰象解兌為口舌卦說鳴象

自二至四互體震震為善鳴卦說又有鳴象中孚大  
體離卦離為飛鳥九家為鶴虞翻又兌為澤卦說鶴澤

鳥行依洲渚不棲林木則是兌亦有鶴象又兌為  
正秋卦說師曠會經云鶴為露禽八月白露降則鳴

則兌又有鶴象鳥姬覆為亨故字從凡從子夏小  
正云雞孚粥韓詩云雞覆伏孚育積日累久則成

為雛夫物之至誠莫盛乎母之育子故中孚論中  
心之至誠取鶴母子之象九二在二陰之下是在

陰之象又以九處二亦在陰之象義解小雅鶴  
鳴九臯有鶴在林鶴潔白之鳥故以比君子鳴鶴



在陰者言君子在幽陰而善其言行不敢自欺乃  
慎獨至誠之意也一部中庸此四字盡之中庸慎  
獨至誠其實全原此語與大雅視爾在室尚不耻  
屋漏而此語之意最深遠矣

其子和之象解子指九五取陽剛氣類之相同  
精神相通之意張浚以為初爻者亦通中孚兩兌  
一正一倒兩口相合有和鳴之象義解言同類  
相感同氣相應繫辭所謂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  
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魯論所謂有朋自  
遠方來德不孤必有隣皆此意也

我有好爵象解二五剛中是好爵之

二八得中三五

象義解好爵者即孟子所謂天爵良貴仁義忠  
信是也或以為爵祿不辨菽麥者也孟子天爵良  
貴亦原周公此語耳

吾與爾靡之象解靡與縻通猶緝縻之通作齊

縻劉原巽為繩說中孚兩巽一正一倒有吾與爾

相縻之象義解此章上二句以鳥為比後二句

以人事承接即上二句之意於詩六義則比賦合  
體而朱晦菴誤為興者也夫君子之嘉言善行雖  
在數千歲之古數千里之遠同氣相應同類相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也嘉言善行我與彼共悅慕  
之吾有好爵吾與爾縻之也大雅所謂民之秉彝



好此懿德與此意吻合而孟子所謂心之所全然者亦原周公此語矣夫人心一起則雖明智者顛倒是非邪正猶雲翳勃起白日潛光也若夫虛氣平心則雖暗愚者善善惡惡白黑分明猶明鏡照物妍媸難逃其鑒也是中心之誠也王彭所謂塗巷小兒聽說古話劉玄德敗則頻眉出涕曹操敗則喜而唱快東坡志林了此意者則悟此章之旨又知孟子性善之說矣聖賢之言本無二致近世俗儒睥睨思孟於孔孟之間割一大鴻溝殊不知思孟之言皆原古經歷歷如此曠皆如此傲然俊說道義豈不亦傷乎

互體古義也左傳於觀之否曰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於土上山也杜解云自二至四有良象艮為山莊二十二年是互體之明白者也若在周易則當時繫辭多取互體師六五云長子帥師弟子與尸凶長子者九二在師是也弟子者六三師或輿尸凶是也坎為中男卦說弟子也若不取互體則以六二為長子不知何象也師自三至四互體震震為長男卦說長子之謂也是亦互體之明白者也泰六五曰帝乙歸妹若不取互體則歸妹亦不知何謂也泰自三至五互體震自二至三互體兌雷澤歸妹之卦也故繫辭如此是亦互體之明白者也每卦每爻多以互體繫辭



故漢儒解易以此為第一義而王輔嗣易例始排之  
鍾會因此作易無互體論而程伊川亦不悅互體殊  
不知易辭強半出於此豈不粗乎要之不知互體而  
解易則不能知聖人所以繫辭之故其所解不為郭  
書燕說者殆希矣

大壯大體之兌也九三以上每爻言羊兌為羊說卦

至五互兌中孚大體之離也九二鳴鶴上九翰音曲禮雞

為翰音離為飛鳥易象頤亦大體之離也初九靈龜

離為龜卦說觀大體之艮也艮為門闕說卦自三五互艮觀即

門闕之有屋者易中此例亦多大體之目毛西河發

之推易始末講卦象之學者不可不知也

易卦易也日十二變色取其變易陸佃羅泌吾丘衍

此說是也許慎所謂日月為易象陰陽也虞翻注參

同契云易字從日下月者清黃宗炎極辨其七謬則

其說不可從也象大豕也行則俯首一望而全體皆

見故統論一卦之體取以喻之吾丘此說是也羅泌

揚用脩豬神知幾之說不可信也象有六牙故六爻

之義取以喻之吾丘此說是也羅泌身形相象羅喻

義想象之說似未盡其蘊矣卦圭卜也六十四卦為

一圭六十四條之卜故為卦揚用此說是也爻交疏

也揚用又肴俎也精猶雜陳羅喻此說是也易象象

卦爻之字皆取物象以易為變易以象為斷以爻為



交以卦為卦唯解其義而不知其象則聖人命名之微遂有不分曉者焉

物象之含義大抵有妙理存焉如經之一字是經緯之經也知其物象則經常經也一定不易緯則錯綜變化經大經也含蓄衆緯故其字義常法也萬古不可易大法也貫穿細義若直解經為常則其妙不能知解易亦如此大傳云易者象也學者其可不盡心焉乎

虞翻以伏卦為旁通易固有此義同人伏師同人則師也此伏大有比則大有也亡兄伯恒東遊之日予時往其藩邸為講易理遇及此義伯恒曰履伏謙履

禮也大傳云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此亦其義也伯恒不假多學而通曉古義其天資明敏大有超人者惜哉中道而夭也

黃中之色也左傳昭十二年故易中二五稱黃坤六五黃裳離六二黃離噬盞六五黃金解九二黃矢鼎六五黃耳遯六二黃牛無一不脗合焉特至革初九則云鞶以黃牛之革是何象也考象學者不可不審也

象象言位當不當者凡五十餘條先儒陰陽爻位之說一一符合其說確不可易特乾上九貴而无位需上六不當位初上無位之地故云爾伊川易傳顧炎武日知錄皆詳辨之近世有據需不當位而欲破先



儒父位之說者為廢五十餘條之確證而從一無驗之辭決群論之聚訟者豈如此而可乎

九經談卷之十



慶元堂藏板目錄

四庫全書總目 全六冊

清乾隆帝四庫館ヲヒラキ文淵閣書目ナラビニ附存目錄ヲ出スサキニ刻行スル焦氏經籍志等ハ世ニ存セザル書ニテヲ附ス頗ル無益ヲ覺フコノ總目ハニノアタリ上古ヨリ清朝ニ傳正存スル所ノ書ノ品目ニシテ學者ノ家ニ關ヘカラサル書ナリ  
文化二年 官刻成

唐宋八大家讀本

清沈德潛著 全六冊

韓昌黎 柳柳州 歐陽公 蘇老泉 蘇東坡 蘇頌濱 王荊公 曾南豐 方八大家ノ文章ナリ撰者沈德潛ハ乾隆帝ノ翰林學士ニテ俊秀ナル學者ナルニ選文皆純粹ニシテ文人ニ裨益アル書ナリ  
文化十一年 官刻成

和泉屋庄次郎

台宗二百題 全十五冊

江戶淺草新寺町 台宗論題書アマタ有トイヘ古題ニシテミワリドウシ此二百題台宗論題ニ益アルヲ演説ヲミタズ古板不幸ニシテ天明年間祝融ノ災ニカレ然レモ台家ニ日モ關ヘカラサル書ナルヲ以テ再板成テ舊ノ如ク行ワル  
東叡山御藏板

元三 慈眼兩大師御傳記 繪入 全五冊

西大師御高德ハ世人ノ知所ナリ別シテ南光坊慈眼大師ノ御徳ノ廣大九八筆帝ニノセカタシコノ御傳記ハ大師御直弟子凌雲院胤海僧正ノ著述ナリ画工土佐家任吉具教ナリ恐レオハタモ板本ニ  
神君様并ニ 三代將軍様ノ



陸徳明經典釋文 考證 全十冊

コノ書ノ原本ハ影宗本ニシテ清盧文昭考證ヲ為ル其中 本邦物氏ノ七經孟子考文補遺等ノ書並ニ唐宗以上ノ書ニ依テ精微ニ校正ス 本邦ハ唯一本舶來セシヲ得テ翻刊ス實ニ經學者ノ文房ニ須史モ無ニハアルベカラザル書ナリ此書ノ奇特尤ハ予ガ著ス所ノ經典釋文盛事ニ詳ナリ

九經談 大田錦城先生著 全四冊

今ノ世ニ經義ヲ論セル書數多アリトイヘルコノ書ニサレハナシ抑々先生英邁ノ大活眼ヲ開キ學問ニ該博ヲ極メ發明スル所アリテツイニコノ書ヲ著ス論スルトコロ考據ハハダ正シクシテ多ク先賢ノイマダ發セザルトコロヲ說破スニコト一四方ノ學者ヲシテ耳目ヲ新ニシ經學ノカラタスクル書ナリト云

御影像入候書コノ一書ニカギリ香ヲ薫シ與ヒ漱イテ拜覽アルベキ書ナリ東叡山御蔵板

聖道衣料篇 佐野盛典著 全二冊

上卷ニハ二衣五衣ノ事下袴ノ事天台真言傳法灌頂ニ束帶種ニ莊嚴ノ支紫甲青甲ノ袈裟ノ支鼻高及草鞋等ノ支下卷ニハ輪袈裟ノ事金蘭地衲衣袈裟ノ支半袈束數珠ノ支袈裟得名ノ支衣料ニ尺法有事其外佛家ニカハリシコトモ委クカキノセタリ

聖語掇輯 日蓮宗堅樹著 全二冊

大學纂釋 精里占實先生著 全二冊

同諸說辨誤

范石湖詩鈔 周雪蒼 全三冊

陸放翁詩鈔 全四冊

二家ハ南宋詩ノ大家ナリ范詩ハ海峽工緻悲壯精細ヲ兼備シテ唐ノ李青蓮ノ比ナリ然レ青蓮ノ詩ハ奇ニテ逸ナル工學ヒガタシ范詩ハ奇ニテ密ナル工學ヒヤスシ陸詩ハ富贍ナル一万余餘ニ及ビ彈融和雅憤悲ヲ兼又唐ノ白香山三比々然ノ香山ノ詩ハ總テ權樂ノ意ニシ憤悲ノ詞スクナシ陸ハ忠憤ノ詞多シ是陸ノ勝レル所ナリ二家トモニ詩學ニ大益アル書ナルヲ北山先生ノ序ニ詳ナリ

聯珠詩格 元 蔡蒙齋 增注 全五冊

コノ書ハ唐宗詩ノ格アルモノヲ悉クラセ注解ヲ附タレバ作詩家ノ關ヘカラザル書ナリ一齋先生ノ序ニ此書清朝ニ関テ幸ニノ 本邦ニ存スル由ヲノベタリ

四書集注 道春点 大字本 全十冊

正徳年間ノ刻本ニノ極テ大字本ナリ奉書紙榻本杖大方君子所求

伊勢物語増選鈔 定家卿注 全一冊

假字考 岡田真澄著 全二冊

芭蕉文集 小林龍山校正 常盤屋句合入 全二冊

隨齋諧話 成美先生著 全二冊

四山稿 成美先生著 全二冊

歸正漫錄 安井真裕先生著 全一冊

宋明名儒數輩ノ佛老ノ害ヲ論セシラ諸書ヨリ濳微ノ記出ヌ異端ノ邪路ニ迷フ者ヲ正シキ儒道ニ歸リ入シムルノ書ナリ



聯珠詩格 小本

全二冊

懷中本ニシテカタハラニ押韻平仄ヲ附シテ初學ノモノニ便リス作家ノ活法タルモノ此冊ヨリ善キハナシ

同 譯注

如亭先生著

全一冊

サキニアラハス所ノ詩格小本韻字ト平仄ヲ附トイハレ初學ノモノノ解シカタキヲ患ヒテ片カナニテ詩意ヲ委シク解キタレバ初學ノ者トイハレ詩意ヨク解テ師家ノ口舌ヲ勞セズト云

宋三大家律詩

老山詩禪 西先生選 一冊

范石湖楊誠齋陸放翁三家ノ全集ノ中ヨリ律詩ヲ撮アツメ作詩人ヲ三大家對聯手段ノ妙ナルヲ學ハシムル為ニス

刀劍或問

肥後松村昌直著 全五冊

此書ハ松村生刀劍ノ鍛鍊ト鑿貴ト

和漢年代廣記大成

全一冊

是迄ノ年代記トハ殊ヤフニ一年毎ニ日本ト唐山トヲ合置テ見安カラシメ一紙ニ八十年半紙ニ四十年一行四年ト隔アレ六年ヲ數フルニ甚便利ナリ毎年ノ記事ニ於テハ無益トヲ省キ大事有益トヲ大ニ委シク記シタレハ外題ニ廣記大成ノ字ヲ冠ラシメタリ

和漢年統

鏡湖大野先生編 新刻

全一冊

此書ハ一頁毎ニ六十年ヲ載セ支干ヲ附和ヲ上ニシ漢ヲ下ニシ年ヲ數ルニ屈指ヲ待タズ 和ハ六國史ヨリ始メ近世 至ルニノ正史及ビ諸家ノ實録ニ因テ正シ漢ハ廿一史ヨリ始メテ清ニ朝實録ニテ探リ苟モ有用ノ事ヲ漏リス汗牛ノ書ヲ約略シテ一卷ノ小冊子トナシ好事家ノ用ニ供ス歴史ノ索引ニシテ典故ヲ探ル捷徑ナルコト書ニ過タルハナシト云

技ノ蘊奧ヲ尽シ千古未發復古ノ說ヲ立テ朋友又門人ト多年問答シタル趣ヲ録セシ書ナリ曾テ此技ヲ四方ニ學ビントキコレヲ他人ニ漏ラスミジキヨシ

ヲ鬼神ニ誓テ諸家ノ秘傳ヲ受今其誓約ヲ破テ此書ヲ著シタルモノノ為ニスモレ神罰セハ國家ノタメニ身ヲ以テコレニ當ラント欲ス是コノ書ナルノ基ヒナリ刀劍ヲ好ム人必見ズンバアルベカラズ

萬葉集猶落葉

正木千幹大人輯 全一冊

天象地儀神祇教國郡居外人倫服食器財草木鳥獸魚蟲ノ類ヲ分チ歌ノヨシアシライヘテ此集ニ始テヨミ出タルヲ取テフタビ見ヘタルヲ省キ或ハ珍ラカナル或ハミヤビタルスベテ古事ノ考證トナルベキ詞トモヲモラサズ捨テ頭ニアゲテ歌ノ作例ヲツバラニエリイテ傍ニ流布ノエリ卷ノツイテモテ何卷何丁ノ表裏ヲ

杜郢野乘

原雙桂著 原念齋校 全一冊

同 漫筆

雙桂先生ハ一世ノ爲備ナリ此編ニ元龜天正ノ頃ノ忠臣勇將ヲ統フルヲ以テソノ史才アルヲ見漫筆ヲ以テ傳物ノ議論ヲ見増彦敏ニ復スル書ヲ以テソノ朱ヲ非ニ物ヲ詰スルノ卓タル識ヲ見先儒ヲ評論スルニ至テハ亦甚深味アリ此書ハ實ニ先哲叢談ト併見スヘシ

同 江戸土産

重長画 三冊

同 續篇

鈴木春信画 三冊

此繪本ハ江戸ノ杜觀及ビ處々名所ノ風月雪花ニ春夏秋冬景色宜キ地並ニ種々名物ヲテテ岡田且ソノ地ノ物ノ故事緣由ヲ備ニ記セリ實ニ諸國ニ行人家苞ニ宜シキミナラズ江戸ノ人トイヘモ一冊ヲヒロムニ足レリ



サハ委シク記サレタレバ古ヘフリノ歌ヨムベク又古シヘマナビセンニハ片時モ机ヲハナツベカラザル書ナリ

萬葉集借字對照 采千幹大人輯 全二冊

コハ此集中ニ見ヘタル借字ト真假字トヲムカヘ照シテエリ出サレタレバ本州和名新撰字鏡和名類聚ナドニモレテイトノ、古クヨリミ、タル文字ノ和訓ヲシルベキ神國ノ寶鑑トヤイフヘキサルハニシヘニ心ヲヨセテ歌ヨミマナビセンニハ坐右ヲサルマシク又所謂萬葉ガキナドセンニ誠ニヲモシロキツカヒサマノ文字數多見、テ世ニタケヒナキ書ナリ

桂林詩集 三繩準藏先生著 全三冊

雙桂集 原公謠先生著 全三冊

高眠亭錄稿 全四冊

挿花四季詠 遠州流 全四冊

新錦木物語 東賢女鑑 五冊

江戸獨案内 全一折

孫過庭書譜 草書中字 一冊

米芾清澤帖 行書大字 一帖

文徵明西苑詩 行書中字 一帖

郭有道碑 大字隸書 一帖

董其昌江南帖 中字行書 一帖

董其昌古文衡 行書中字 一帖

多胡碑并考 一冊

精里初二集抄 精里吉賀先生著 五冊

同三集文稿 三繩準藏著 五冊

桂林遺稿 近判 全一冊

千字訓童行 額菴和尚著 全一冊

大清三朝事畧 村山芝鳩 全一冊

唐土名妓傳 清曼翁著 全一冊

明ノ盛ナリシ時游女街ノ事情ヲ書ナラベ至テ面白ク讀カ、リテ手ヲ放チカタキ本ナレバ無点ニシテ俗語ナル故讀カタシ今ソノ側ニ片カナラ以テ和解ヲ添タレハ甚讀ヨク分リマスシ無雜作ニイバ通俗ノ晒落本ナリ然レバ能學者ナル清人ノ著述ナレハ根ナラズ滑稽ヲ表トシ勸善懲惡ヲ裏トシタリ亦文章尺牘ノタメニヨキ書ナリ

烏石前赤壁賦 借書大字 一冊

同 後赤壁賦 同 一冊

平林淳信伯夷傳 行書大字 一帖

本草和名 大醫博士深江輔仁奉勅撰 法眼多紀安長先生校 全二冊

神農本經 大本鈴木賜谷校 全一冊

徽瘡結毒方論 桂川國瑞 二冊

神代卷 全二冊

神武卷 全一冊

數校アレバ松島社蔵板トアル本ハ悉ク良本ヲ集テ校正シタルニ、脱字モ誤字モナキ善本ナリ 日本ノ人タルモノ此二書ヲ讀ムニハアルベカラズ



和漢善行錄 一名大和為善錄 藤井懶齋先生著 三冊

和漢古今善行ハ隱徳ヲ施ス人甚多シ然レモソノ姓名詳ナラズ或ハ大部ナル書物ノ中ニテ其故其名モ事モ世ニアラハルズ人遂ニソノ行ヒラシルモノ少ナシ此書物ハ 日本ハ三代實録文德實録等ヲ始メ近世ニ至ルニテ唐山ハ明ノ成祖ノ為善陰陽録ヲ基ヒテ太平御覽事文類聚迪吉録ナドヨリ撰出シタルハ勸善徴忠ノヨキ玉鑑ノ書物ニサレハナシヨツテ國字ガキニシテ童蒙女兒ニ見ヤスカラシム覽ル人コレヲカミトシテ習ヒ學ヒテ善行隱徳ヲ積ミ施シタマハハ上天イカデカ餘慶ノ福ヲ降シ賜ハガラシト云ル

嬌世餘言 全一冊

庭訓往來 尊圓親王筆 全一冊

日光御神忌御法會御衆勤付 一冊

御法會御日割御導師御宮様方御附御手替御府内諸國僧正院家檀林大寺御直末又未并衆徒寺中諸國諸山ノ總代方御列名等クワシクニル

元三大師百籤和解 一冊

七觀音經 大字兩点付 心經入 一冊

法華宗日鑑 三十番神入 一冊

高祖聖人ヲ初宗門ノ高德名僧諸國諸山ノ開山方等ノコラス記シ日ノ拜礼ニ供フル書ナリ

觀音諸品經 般若心經

七觀音尊影○同緣起○同神咒○並門品○觀音經秘鍵○十手陀羅尼○六觀音真言○並不空羅索○十大願○十句觀音經○三十三身御影○同和讚○同養屬廿八部衆 以上

彙刻書目 清願脩著

全十卷

コノ書ハ清朝ニ現存スル叢書類書等ノ彙刻モノヲクハシクアツタ記タル書也讀書好事家ノ君子一刺モ左右ヲ不可闕書也文政元年 官刻成

卜子夏易傳 小林龍山校正

全十一卷

瀛圭律髓 元方回字萬里著

全四十九卷

門類四十九二分ツ唐宋ノ律詩ヲ精選シテ書ナリ朱子ヲ尊タル人ナリ自序アリ古今詩ヲ集名書許牛充梁トイヘトモコノ書ニサレハナシ

同 横切巾箱本 朝川善庵著

全三冊

近聞偶筆 吉田萱墩著

全四卷

西銘 全一冊

閱藏智津 明滿益智旭著

全四十八冊

淨名經二觀玄義 天台大師著

全三冊

請觀音經疏會本 天台大師著

全一冊

像法決疑經記會本 沙門本純著

全一冊

例時懺法 淨名律院菩薩

全一帙

法華懺法 比久聖寶校正

全一帙

三陀羅尼 右五種東嶽山御板

全一冊

天台四教儀 高麗沙門諦觀錄

全一冊

佛道手引草 大賢和尚著

全三冊

觀世音御和讚 全一卷



墨子全書 近刻

全十五卷

萬民德用 鈴木三三著

全一冊

二人比久尼 一名化野物語

鈴木三三著

全一冊

麓ノ草分

鈴木三三著

全一冊

舊注蒙求

龜田鵬齋著

全三冊

衣裏寶珠書

中山元政上人著

全一冊

大學私衡

同

全一冊

黍稷稻粱辨

同

全一冊

善身堂一家言

同

全三冊

學古編

全一冊

古今文評

王道光著

全一冊

一念三千等御書

日遠上人御文

全二冊

法華初心成佛抄

沙門日華著

全一冊

先哲叢談

原念齋先生著

全四冊

時代

俳家奇人談

蓬齋青山人著

全三冊

此書ハ文祿慶長ノ際ヨリ享保元文ノ頃ニ至ル迄名聲籍甚ノ頭儒聞人ノ列傳ニシテ其姓名字号俗稱生誕没故ノ年月日一テ洩サズルシノ解史節記及ヒ口碑ニ存スル言行ノ奇談ヲ悉ク採摭ノ古人ニ面接シテ往事ヲ見ルガ如クナラシム其言行萬實アリ博覽アリ抗辯アリ矯俊アリ執拗アリ介僻アリ可貴可感可喜可驚可哀可嘆ノ佳話甚多ニ故ニ春官大ニトシテ時ハ脩身齊家ノ模範トナスヘク小クシテ時ハ温故知新ノ談柄トナシテ固陋實聞ノ勞ヲ免ルルノ術此書ニヨラスシテ又何カアラム研尋ノ君子一度卷ヲ開カバ終日手ヲ離シ事ヲ得サルホドオモシロキ書ナリ

瓶花庵詩集

附瓶話

全一冊

此書ハ往古宗祇宗鑑守武貞徳ヲ初ト古芭蕉其角嵐雪園女千代等其外高名ノ俳客八十有餘人贈答ノ發句金玉絶妙或ハ奇事生卒等ノ茶面白キ風流ノ禁語ナリ卷中ノ画圖ハ守武ノ肖像貞徳書齋ノ因貞室芳野山花見ノ圖芭蕉羽浪華花屋寄宿ノ圖并羽頭陀指傳來乙由戯見物ノ圖又古人名家ノ真蹟短冊并画賛点印点式等数多何レモ其模写ス是皆世ニ稀ナル秘蔵ナリ且當時三都ハ云ニ及バズ諸国名家ノ数句ヲ卷末ニ附録ス素ヨリ詩歌連俳一躰ニシテ古今縉紳家ニモ詠セフルナレバ詩歌連俳ニオイテノ名家ノ奇談小説多ク編集セリ爰ヲ以テ俳家ノミニモ限ラズ賦雅好事ノ君子坐右貯ヘタヘ古今風流变化ノ趣ヲ知り



聲畫集

宋孫魯仲著

全四冊

書題画モノシテ諸君子ニ有益ノ書ナリ  
文化十四年成官刊

揚子方言

漢揚雄著

全三冊

疊字法帖

尊朝親王筆  
行書中字

全二冊

本朝名公墨寶

全三冊

彙刊書目外集

全六冊

此書古今舶来スルトコロノ彙刊物ヲ予カ  
日學スルコトニ教年書集ヲキタルコトタビ  
渡来スル彙刊書目ニ照重出ヲ刪リ脱スル  
書ヲ載セ外集ト題シテ梓ニチリバマ諸君  
子ノ高覽ニ備ト云爾

慶元主人自題

參考伊勢物語

屢輪池先生著

全三卷

世ニ注釋數十家有シトモ皆定家卿校本拘束偶定家卿  
校正編ヲ舊本ヨリ未催院ノ途草御本ニ行本ニ參考ス精  
本也表末先生考卷ヲ附ス本ヨリハ難義ハ新本ニ詳ト安也

長崎先民傳

崎陽盧巖撰  
皇朝名臣翁校

全一冊

且書画鑒定ノ一助ニモナルミシ方今文  
人盛ニシテ諸家ノ著述新撰日々月  
ニ多クシテ書肆コレガ為ニ彫刻ニ倦  
雖此各ニオイテ八國書關典ニテ未  
曾テアラガル新書ナレバ此度速ニ刊  
テ都邑風流君子ノ尊覽ヲ希フ所  
トモナルベキ本也

別部如左

學術	談天	隱逸
貞烈	處士	技藝
醫術	通譯	忠孝
流寓	善耆	任俠
		緇林

鷺村畫譜抱一先生

曾中山鵬齋先生

寫山樓画筆文晁先生

此畫譜ハ當今天下ノ人瞻仰スル所ノ大家各自ノ内筆ヲ鏤刻シテ画則ヲ學ブ先生親筆

ズテ直ニ其堂ニ升リ其室ニ入ル階級トス其蒐羅スル所昂然タル人物悠焉名山水霄漢ノ飛

禽山野ノ走獸草花艶麗ナル樹木鬱蔥タル藻二隱レ鱗介土ニ春ク蟲多ニ至ル迄守由

間ニ在所ノ品類一ツトシテ備ラズト云フナク水墨ノ濃淡ヲ交ヘ着色ノ疎密ヲ示ス丁字

親切今時現存ノ衆画譜ノ倫ニ非ズ往昔ヨリ舶来ノ畫軸多シトイヘ此画譜一度出テ

徽宗ノ鷹風ニ逸レ東坡ノ竹雪ニ折ルト云ベシ其流麗清新定ニ仰ベク貴々ニサレバ三家

各其意匠異ナリトイヘ此約スル所神韻ノ高キ興致ノ深キ殆一世ノ風靡スルニ足ル見ニ帝

ニ其目ヲ悅ビシムル而已ナラズ未ダ見サル地ニ到リ未ダ見ザル物ヲ弄フカ如博覽

多識ノ資モナリテ性情ヲ養ヒ視聽ヲ博スルノ術此画譜一部ニ盡セリ凡云ベシ賜願ノ君

子試ニ表ヲ閱シテ我言ノ妄ナラザルヲ知給ヘ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文化百人一首 酒井先生筆  
蹄齋北馬画 全二冊

同 女今川入 女手習教訓状入  
酒井先生筆 一冊

女今川 女手習教訓状入  
酒井先生筆 一冊

實語教 頭書入 一冊

隅田川往来 酒井先生筆 一冊

増補塵却記 全二冊

日用算法記 一收摺

萬寶年代記 一收摺

新編の 要語歌 野田吉惠先生著  
同 全一卷

繪本武者大全 全二冊

將門一代記  
八幡太郎一代記  
田村將軍一代記  
朝比奈一代記

職官志 蒲生伊三郎著 全七卷

淡海公、令義解及ヒ集解六國史扶桑  
記日本紀畧類聚國史職原抄官職秘抄  
等ニ依リ唐ノ李林甫カ六典等ヲ以テ  
皇國ノ職官ヲ參考ス職官ヲ明クシテ分  
スル者座右ニ置マニアルカガハ書也

文會業餘 松澤老泉著 全四卷

古今藏書家ノ印記措紳諸侯方藏板ノ  
書目唐山ノ官板ヲ 我國ノ書肆翻刻ヒテ  
皇國ノ官板ト混ズル正ニ。通行本異板ノ書  
目治板翻刻ノ書目非破主客ノ問答ノ書  
我國五六百年以前大藏經ノ板有ニ考、我朝  
古代武家或寺社等ニ印刻ノ書目其外書目皆  
掛ノ奇談等ヲ集ル書也

大田才佐著

文化甲子仲冬刻成

發兌書舖

大坂 河内屋太助

江戸

和泉屋庄次郎  
須原屋伊八  
須原屋孫七  
大和田安兵衛



